



Studies of Buddhist Culture

佛教文化研究

第四輯

洪修平 主編



江苏人民出版社



Studies of Buddhist Culture

佛教文化研究

第四輯

洪修平 主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佛教文化研究. 第四輯 / 洪修平主編. — 南京 :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214 - 19488 - 6

I. ①佛… II. ①洪… III. ①佛教—宗教文化—文集
IV. ①B948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196573 號

書 名 佛教文化研究(第四輯)

主 編 洪修平
策 劃 編 輯 戴寧寧
責 任 編 輯 金書羽 强 薇 馬曉曉
裝 幀 設 計 劉葶葶
出 版 發 行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蘇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號 A 樓, 郵編: 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jspph.com>
經 銷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蘇鳳凰通達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張 12.75 插頁 2
字 數 293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標 準 書 號 ISBN 978 - 7 - 214 - 19488 - 6
定 價 50.00 圓

(江蘇人民出版社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佛教文化研究》編委會

主辦單位 南京大學東方哲學與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顧問 湯一介 黃心川 王 堯 杜繼文 李志夫
方立天 樓宇烈 孫昌武 楊曾文 項 楚

主 編 洪修平

副主編 楊維中 傅新毅 白欲曉 管國興

編輯部主任 胡永輝

編 委 (按姓名首字母排序)

[比]安海曼(Ann Heirman)

[比]巴得勝(Bart Dessein)

[英]白安敦(Antonello Palumbo)

班班多傑 蔡耀明 陳 兵 陳 堅

陳金華 陳永革 程恭讓 池麗梅

[日]船山徹 董 群 段玉明 方廣錫

府建明 [德]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

龔 雋 韓鳳鳴

[匈]郝清新(Imre Hamar)

黃夏年 惠 敏 [日]菅野博史

淨 因 [美]柯嘉豪(John Kieschnick)

賴永海 藍吉富 李建欣 李利安

李四龍 李向平 [韓]李鐘徹

[德]連馬丁(Martin Lehnert)

[俄]列·葉·楊古托夫(L. E. Yangutov)

林鎮國 劉宇光 呂建福

[美]羅柏松(Robson James)

[日]末木文美士

[英]寧梵夫(Max Deeg)

沈衛榮 聖 凱

[德]施耐德(Axel Schneider)

宋立道 孫 晶 孫亦平 王邦維

王建光 王月清 王志遠 魏道儒

[加]夏富(Robert Sharf) 邢東風

[日]辛島靜志 徐文明 徐小躍

[加]篠原亨一 姚衛群 姚治華

業露華 [日]伊吹敦 湛 如

張風雷 張新鷹 鄭筱筠

[意]左冠明(Stefano Zacchetti)

目 錄

禪學專題研究

- | | | |
|----------------------------|---------|-----|
| 宋代文字禪、看話禪與禪教關係 | 洪修平 | 3 |
| 《文殊說般若經》的傳播與禪思想 | [日]齋藤智寬 | 19 |
| 事實與虛構：禪宗“三祖”及其傳說的創生 | 陳金華 | 37 |
| 雪竇重顯生平事迹探討 | 徐文明 | 78 |
| 紹琦禪師生平續考 | 王榮國 | 101 |
| 臨濟義玄的禪學思想 | 伍先林 | 125 |
| 破邪顯正論“默照”——默照禪法的安心學理 | 陳平坤 | 144 |

三教關係研究

- | | | |
|---------------------|-----|-----|
| 歐陽修的治國之本論與排佛論 | 楊曾文 | 191 |
|---------------------|-----|-----|

《聳聳指歸》與《三教指歸》新考——兼論空海的儒佛道三教觀	孫亦平	210
牟宗三“佛教存有論”詮釋疏論.....	白欲曉	226

佛教史研究

魏晉佛教“注解”和“義疏”傳統的形成.....	聖 凱	247
不空三藏研究述評：以肅、代兩朝的活動為中心 ...	楊 增	264
佛教在俄羅斯..... [俄]列·葉·楊古托夫(L. E. Yangutov); 成吉思·慈熱諾夫(Ch. Ts. Tsyrenov)		297

佛教文獻研究

玄奘與《般若心經》..... [日]吉村誠		313
《無量壽經》的念佛方法——梵漢對勘的解讀.....	黃國清	330
楊文會《大藏輯要》編輯理念研究——以其選編從日訪回隋唐古 德佚書為中心.....	羅琿	348
中華本《祖堂集》校點商補.....	詹緒左	371
作者簡介.....		389
英文目錄.....		393
部分論文的英文摘要及關鍵字.....		395
稿約.....		400

禪學專題研究

宋代文字禪、看話禪與禪教關係

洪修平

內容提要：中國禪發展至宋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大量公案、語錄的出現，形成了區別於默照禪的文字禪，不立文字禪宗走上了文字化的道路，這既吸引了大批文人學士的關注，也受到了大慧宗杲等人的批評。大慧宗杲通過提倡“看話禪”反對宋代禪宗文字化和默照禪的兩種趨向，這對於糾正禪宗發展中出現的偏向有一定的意義。從禪教關係來看，兩者的內在張力其實是推動禪宗創立和發展的一種動力，標榜“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禪宗發展至宋代，在走向文字化的大背景下，禪教的融合仍然是其發展的基本趨勢。

關鍵詞：宋代文字禪；看話禪；默照禪；禪教關係

中國禪發展至宋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

例如，隨着中國佛教內部出現禪淨教融通、外部與儒道合流的總趨勢，禪宗一方面在禪教合一的同時進一步融攝了淨土法門，從而大大擴大了它的影響，另一方面又通過與統治者和上層人物的接近而加深了自身的儒化、道化以及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大量公案、語錄的出現，形成了區別於默照禪的文字禪，不立文字禪宗走上了文字化的道路，這既吸引了大批文人學士的關注，為禪的精神融入宋明理學進一步提供了條件，同時也受到了大慧宗杲等人的批評，本文主要就宋代文字禪、看話禪與禪教關係等略做討論，以期從一個側面來加深對宋代禪的理解。

一

中國禪宗發展至六祖惠能南宗禪的出現而面貌為之一新。其禪學理論是依非有非無的“空”而建立起來的，因而它通過破除各種執着的形式表現出來，特別是強調“不立文字”，“不立文字”者，不執着言相文句也。落實在禪行生活上，就是反對執着於包括坐禪、讀經等形式化的修持方法，主張任心自在，無得無修，突出當下一念，心上頓現真如本性，頓悟自性是佛，形成了南宗特有的不假修習、直了見性的簡捷明快的禪風。

惠能南宗禪的“不立文字”並不是完全不要文字，而是強調日常的禪行實踐和開悟。六祖惠能本人也並不是絕對地排斥經教，他只是強調應領宗得意，自性覺悟，而不能執着文字，更不能被文字牽着鼻子走。^① 在他看來，任何語言文字都只是指月之指，而非月之本

^① 六祖惠能本人就曾有一聞《金剛經》心即開悟，並為無盡藏尼解說《涅槃經》的經歷，說明他並不排斥經教的啓迪作用。

身，經典至多只是啓發人們開悟的一種外緣，關鍵還在於每個人的自悟。在禪的修習中，重要的是體悟心證，禪悟的內容或境界則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說似一物即不中”。惠能提倡的禪理禪行，為綿延發展上千年之久的南宗奠定了禪學理論基礎和禪行生活之原則。惠能以後，修行方便簡捷明快的南宗禪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中唐以後，即出現了天下禪“皆歸曹溪”的局面。晚唐至五代，更進一步演化為為仰、臨濟、曹洞、雲門和法眼五家。此五家禪皆承六祖惠能而來，但因傳禪之人和時地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傳法接機之宗風。五家禪之思想與門風雖略有小異，然其根本宗旨皆不離六祖的頓悟心性，自我解脫。入宋以後，禪宗仍不斷地演化流變，但均不出五家之外。禪門弟子在舉揚自家宗風的同時，繼續保持着某些共同的思想特點，其機鋒棒喝、公案話頭等“直指人心”的接機方法和行腳雲遊、遍訪名師的參學方式，都是為了頓悟解脫這樣一個共同的信念與目標。

宗與教、禪與行的關係，其實一直存在於禪宗發展的歷程之中，兩者的內在張力實際成為推動禪宗創立和發展的一種動力。因為禪宗標榜“不立文字”是為了強調“教外別傳”“以心傳心”，但“言雖不能言，然非言無以傳”^①，重體悟心傳的禪師為了方便接機，傳授心法，總得通過一定的教法，借助一定的語言。即使是佛陀當年在拈花微笑之間傳心法于迦葉時，也還是說了“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等話語。在中國禪宗中，從“不出文記”的早期禪師，到“不立文字”的惠能，實際上也都留下了施化設教的方便法門，六祖惠能開壇說法的《壇經》還成為唯一的一部以“經”命名的中國僧人的著作。這就為宋代文字禪的出現提供了某種依據。入宋以後，不立文字的禪

^①《筆論·般若無知論》，《大正藏》第45冊，第153頁下。

宗逐漸走上了文字化的道路，出現了大量的語錄、燈錄和對“公案”的拈頌評唱。雖然禪宗的文字所要表達的是禪意、禪境或禪味，因而即使是文字禪，也往往是借助詩歌偈頌或其他一些含蓄的語言來“繞路說禪”，以體現禪的“不說破”的原則，目的仍然是引導人們去體悟言外之旨或心法，但禪的文字化傾向畢竟與“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的六祖禪相去較遠，因而還是引起了大慧宗杲等人的強烈不滿。

而另一方面，宏智正覺提倡於默然靜坐中進行內心觀照的默照禪，這雖然有糾文字禪之偏的意義，但在形式上又有向六祖革新佛教之前的傳統禪學復歸的趨勢，與六祖惠能以來對執着於默然坐禪的破斥不相符合，因而它也受到了宗杲等人的攻擊和批判。

從禪學思想的理論建設上看，宋代禪學並沒有很大的發展，但禪宗發展的規模及其社會影響却在宋代達到了相當的程度，同時也形成了許多新的特點，禪的接機與修行方式更趨靈活，禪的語錄大量出現，“文字禪”的展開，看話禪的出現，以及禪教融合等，都成為這些特點中值得重視的現象。

二

在宋代，“不立文字”的中國禪宗日益走上了“文字禪”的道路，這與宋以後士大夫好禪的風氣有很大關係，許多燈錄之類都是由好禪的士大夫參與或直接主持編撰的。

文人士大夫參禪，并不自宋代始，早在唐代即已成風尚。唐代的韓愈、李翱、張說、李華、王維、白居易、柳宗元、劉禹錫、裴休等都與禪宗有密切的關係。到了宋代，士大夫參禪之風更為盛行，與禪僧的交往也愈加密切。翰林學士楊億和駙馬都尉李遵勛都與臨濟宗僧人廣

慧元璉、谷隱蘊聰及石霜楚圓等交往甚厚；著名文人蘇軾既得法于東林常總，又參雲居了元，相互妙句問答，詩文相酬；黃庭堅也與黃龍派的祖心、悟新和惟淨等結為方外契友，并曾“著《發願文》，痛戒酒色”^①以表對禪道的歸心；歐陽修曾是宋代主要的排佛論者，但見了契嵩的《輔教篇》後却改變了態度，游廬山時對“出入百家而折衷於佛法”的祖印居訥“肅然心服”^②，與之談禪論儒，頗為投契；王安石則不但參學於寶峰克文和佛印了元，而且還舍建康舊宅為報寧寺，請克文前往住持。宋代的理學家雖然大都標榜排佛，但在思想上却幾乎無一例外地深受佛教特別是禪學的影響，并與禪僧保持一定的來往。理學的開山祖周敦頤在為官以前就隨潤州鶴林寺壽涯學過佛教。當官以後，他又跟黃龍山慧南與祖心等禪師參禪，在廬山與東林常總也往來甚厚，自稱“窮禪之客”。程顥十五六歲時就開始研究佛教，與程頤一起投師于周敦頤門下學道，不得要領。後出入佛老幾十年，再學六經，才漸有所獲。程頤也曾歷訪禪師，探究佛法。他與黃龍山靈源惟清禪師書信往來，甚為相投，并對禪家的“不動心”贊嘆不已。朱熹自述十五六歲時亦曾留心于禪，“理會得個昭昭靈靈的禪”^③。

宋代士大夫的好禪參禪，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社會的壓抑、儒學的缺憾、個人仕途的失意以及宋代禪學的文字化傾向等，與禪門中出現一些既通禪理又會詩文的禪師也是分不開的，而這些禪師的出現，又促使“文字禪”大為盛行。宋代文字化的禪書很多，除了唐代已有的語錄進一步大量出現之外，更有燈錄乃至擊節、評唱的大量出現。這不僅吸引了文人士大夫來“參學”，而且還使一些士大夫

①《續傳燈錄》卷二十二，《大正藏》第51冊，第615頁中。

②《佛祖統紀》卷四十五，《大正藏》第49冊，第410頁上。

③《朱子語類》卷第一百四，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620頁。

直接參與了禪書的編撰，從而又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了文字禪的興盛。

禪師的語錄，唐代已有，宋代更是編集語錄成風，而士大夫熱衷於為之撰序作介紹，更助長了此風的盛行。當時著名的禪師大都有語錄存世，還有各家語錄的彙編本，例如，宋蹟藏主編的《古尊宿語錄》就載錄了南嶽懷讓以下馬祖、百丈、黃檗、臨濟等四十余家語錄，多為《景德傳燈錄》未曾載者，對研究唐宋禪風特別是臨濟宗思想，很有參考價值。燈錄則是宋代始有的一種兼有語錄和史傳特點的新體裁。它是以記言為主要形式，按各派系的傳承法脉編成的禪宗史書。最早的一部大型燈錄編于景德（1004—1007）年間，故稱《景德傳燈錄》。此後，宋代又編成《天聖廣燈錄》《建中靖國續燈錄》《聯燈會要》和《嘉泰普燈錄》等四部燈錄，均以記載歷代祖師的機語為主，而不像僧傳那樣以記行為主。鑒於上述“五燈”多有重複，宋代普濟又刪繁就簡，合五為一而編成了《五燈會元》二十卷流行於世。

除了語錄、燈錄之外，宋代還出現了大量對“公案”的文字解釋。所謂公案，原指官府判決是非的案例，禪宗借用它專指前輩祖師的言行範例，用來判斷是非迷悟。參“公案”以求開悟，是禪門的一種修學方法。在唐代時，“公案”一詞已出現於禪門中。但公案的大量運用，則是在宋代。《碧巖錄》的序中說：“嘗謂祖教之書謂之公案者，倡于唐而盛于宋，其來尚矣。二字乃世間法中吏牘語。”^①宋代禪門運用公案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從語言文字上對公案進行解釋乃至作繁瑣的文字考證，由此導致了“文字禪”的泛濫。

一般認為，宋代文字禪的倡導者是雲門宗的汾陽善昭。他收集先賢祖師的問答機語一百則，每則末分別以偈頌一一加以解釋，作成

^①《大正藏》第48冊，第139頁中一下。

《頌古百則》，開創了用華麗的韻文來表達禪意的新形式。頌古這一形式很快風靡宋代禪門，使宋代禪風為之大變。同時，善昭還作《公案代別百則》和《詰問百則》，試圖完善公案的形式，更好地表達公案的玄旨。“代別”即代語和別語。“代語”有兩種，一代當下禪衆，即禪師提問，禪衆答不上來或答語不契，禪師代衆自答；二代古人，即舉古人公案，在有問無答處代答。“別語”指古人公案中有答語而另外再說一答句。善昭自云：“室中請益，古人公案未盡善者，請以代之；語不格者，請以別之。故目之為代別。”^①

由於頌古這一“繞路說禪”的形式既體現了禪宗“不說破”的原則，又進一步溝通了禪師與士大夫之間的聯繫，因此，善昭始創頌古後，禪師們紛紛仿而效之。由南宋僧人法應編、元代僧人普會增補的《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共采摭機緣（公案）818則，頌古5150首，作頌的宗師548人，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宋代頌古的風行。宋代最著名的頌古作者，除善昭之外，還有宏智正覺、雪竇重顯、投子義青和丹霞子淳等，其中以雲門宗僧人雪竇重顯最為突出。雪竇重顯以雲門宗思想為基礎作《頌古百則》，追求詞藻的優美華麗，把頌古這一形式推向成熟的頂峰，對當時禪風的影響很大。《禪林寶訓》卷四載心聞曇賁語曰：“天禧間，雪竇以辯博之才，美意變弄，求新琢巧，繼汾陽為《頌古》，籠絡當世學者，宗風由此一變矣。”當然，心聞曇賁對此現象是不滿的，所以他緊接着就說：“莫有悟其非者，痛哉！”^②

與頌古相連的還有拈古。“拈古”即拈起古則（公案），以散文體的形式來加以批評。圓悟克勤的《碧巖錄》卷一中說：“大凡頌古，只

①《汾陽無德禪師語錄》卷中，《大正藏》第47冊，第615頁下。

②《大正藏》第48冊，第1036頁中。

是繞路說禪；拈古大綱，據款結案而已。”^①頌古必先拈古，拈古之後方有頌古。一般認為，拈古自雲門為始，他曾拈出“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然後說“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吃，却貴圖天下太平”^②。表達了他不迷信偶像，強調自性自悟的見解。拈古的原則與頌古一樣，通過含蓄的語言讓人去體悟言外之旨或心法。

隨着拈頌的發展，又出現了對頌古進行再注解的評唱，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圓悟克勤評唱雪竇重顯《頌古百則》而成的《碧巖錄》。《碧巖錄》又稱《碧巖集》，此書在錄出“百則”的每一則之前，先加提示綱要的“垂示”，在列出“本則”之後，又著語評論，介紹公案提出者的略歷，並對其中的警句加以評唱，自作頌語，最後又評唱之。經過這樣反復注解、評唱，揭示出公案的要點與主旨，而不可言說的禪理、禪意也就越來越多地憑借文字加以表達了。《碧巖錄》的出現，受到了當時禪僧和士大夫的歡迎，有“禪門第一書”之稱，禪門中“新進後生，珍重其語，朝誦暮習，謂之至學”^③。它的出現標誌着禪宗的發展進入了“注解”公案語錄的新階段，宋代的“文字禪”由此發展到了頂峰。

與此同時，禪門中也有些人因擔心“學人泥於言句”而對《碧巖錄》加以反對，其代表人物就是克勤的大弟大慧宗杲。宗杲“因慮其後不明根本，專尚語言，以圖口捷，由是火之，以救斯弊”^④。大慧宗杲之所以批評文字禪而倡導看話禪，其實就牽涉對“禪”和“參禪”的理解與把握。禪的意譯為“靜慮”，其本義有二：一是使心緒寧靜下

①《大正藏》第48冊，第141頁上。

②《雲門匡真禪師廣錄》卷中，《大正藏》第47冊，第560頁中。

③《禪林寶訓》卷四，《大正藏》第48冊，第1036頁中。

④《碧巖錄》後序，《大正藏》第48冊，第224頁下。